

一个士兵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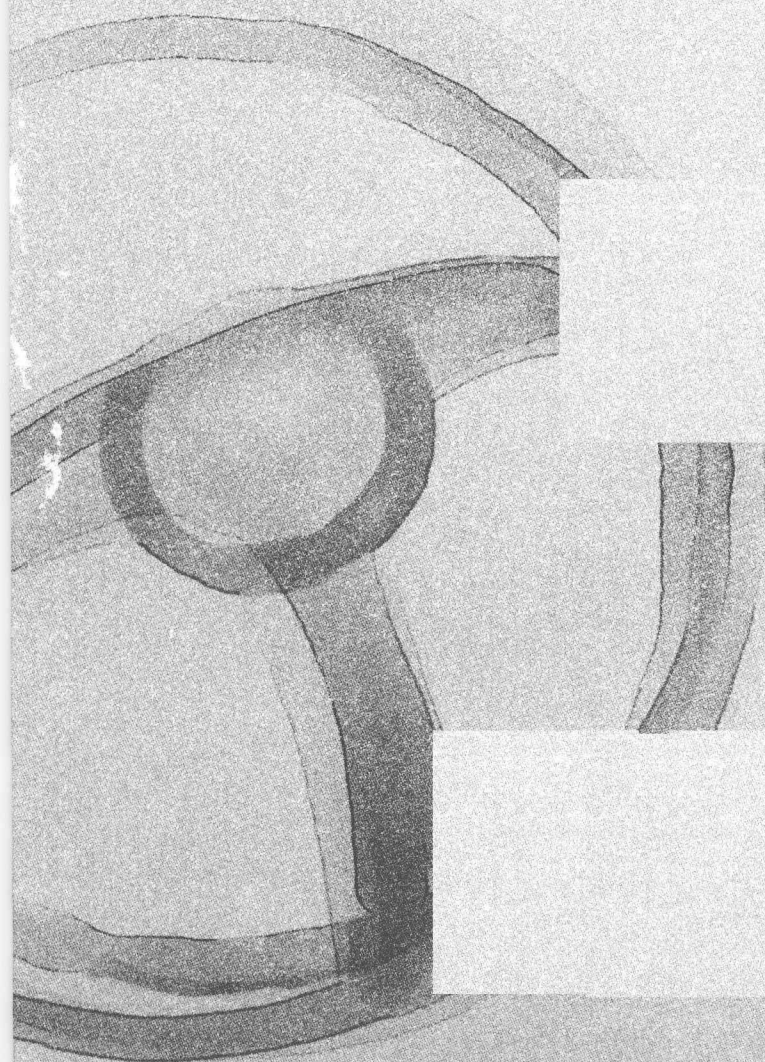
■ 詹祖椿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■ 詹祖椿

一个士兵的故事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士兵的故事/詹祖椿著. —北京:
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0. 2
ISBN 978 - 7 - 5039 - 4129 - 0

I. 一… II. 詹… III. 詹祖椿—回忆录 IV. K825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24136 号

一个士兵的故事

作 者 詹祖椿
责任编辑 帅 克
装帧设计 标签图书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
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3
字 数 22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39 - 4129 - 0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前言

父亲兄弟姐妹共6人，他是老幺。幼时家贫，爷爷奶奶分别在他7岁和12岁时去世，父亲独自生活了几年以后就参军了，开始多年的军旅生活——虽是行伍，却是汽车兵，开着车，全国各地跑。主要在北京待了8年；随后支援非洲建筑，出国两次，共6年。复员去山西修路几年，终于争取到调回老家湖北鄂州，然后把我们从农村接出来，全家在城市里团圆。接着，父亲在公交公司任职数年，做公交司机，起早摸黑，熬过了很难的几年。再后来就是调到市政府外事侨务部门，也是司机，但后来也算是公务员了，直至退休——一辈子，职业范围覆及工、农、兵、商至行政人员，想当“官”，提个副科级，折腾了好一阵子了无音讯，反而倒是成全了他一辈子普通百姓。如果现在能变成一个“作家”，那么他的生活倒是会重新精彩起来。这是一个简单的勾勒，其中大大小小的故事不计其数，而这些故事有些是我们听长辈说过的，有些是听父母谈起的，有些是亲身亲历的，还有很多是毫不知情的。这些故事一堆一堆的，其时间及内容，基本伴随着建国的历史以及新中国的发展。

写作中的父亲包含了一些小小野心，就是希望通过他自己所经历的故事来反映新中国的发展历程，而确实他的人生起伏也很深刻地凝在了历史里。由于价值观的区别，我们并不合适去做任何总结、评价，只是给书起名字变得很困难，在预选列表里面的“醒悟”、“方向盘”等都包含了父亲自己的价值判断，希望能够概括他周折的人生，或者能有些升华。

最后的书名是《一个士兵的故事》，这个大概能够最完整地表

达我们晚辈最初的期待。聪明过，傻过，吃过苦，受过累，也得到别人的尊敬，也喜爱自吹自擂，还经常犯错误，但父亲最有魅力的地方，恰好就在于他有故事。我们督促父亲写这本书的最大动机，就是将这些故事分享给我们的孩子。

对于父亲而言，人生其实没有太多可选，因为当真是卷入了时代的潮流，一切是听从组织安排，顺着命运。他能自由喘息的部分很少，这么看来，写回忆录至少是一种自愿自觉的行为。在过去的时代里，很多人都这样，不仅人生道路上没有可选，也无从表达。对于写历史的人而言，这么多普通平常人不仅是很难进入他的视野，即便是进入了，也没有太多素材可记录其形迹。不仅仅对于我们家人而言，对于我父亲而言，个人的历史是如此重要，而且从现代的史学观念来看也是，从那些个人的故事和平实的生活史料中，能看到更加真实的东西，不至于把社会的状态和人们的心理历程掩埋在英雄光辉里。

普通人的自传是如此重要，就和口述史一样，它不仅仅在细节、心理、情绪上能够真实，而且即便它所产生的记忆偏差也在表明一种意愿的真实。

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，每个人都能表达，都有机会表达，每天在网络上都上演着很多平常人的故事——历史终于能从日常记录里产生，那些有历史表达雄心的记录者变得无比兴奋。从一个普通个体的角度，更进一步的希望是，我们不仅能获得表达的自由，也能自己来决定人生道路，获得生活的自由。这样，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，不用放在宏大的背景下，而是讲得完全鲜活。

父亲这辈子最得意的也许是养了两个还不错的儿子，所以这个序就由我们来写。到了结尾，我们想，当所有的个体的故事都能自给自足的时候，这本纠缠着国家社会的自传或许会有新的解读空间。

詹明/詹腴

2010-08-01

目 录

前 言	001
一 童年	
童年的记忆	003
捉鱼捞虾	007
三年自然灾害	013
痛失母爱	016
入伍	019
二 我是一个兵	
新兵	025
老班长	030
备战	036
成长中的错误	041
误吃核桃	044
失手打人	048
三 在北京	
初入北京	055

文化大革命	059
接待红卫兵	063
西郊学院吃西瓜	066
小兵打架	072
捡手表挨批评	079
再见老班长	084
北京站偶遇	086
开往莫斯科的 19 次特快	090

四 东北外调

情怀东北三省	097
最远的一次外调	099
最难启齿的外调	103
最牛气的外调	106
老乡遇老乡	109

五 军营

军营中的“伙头军”	115
战士的婚事	119
军嫂泪	124

六 回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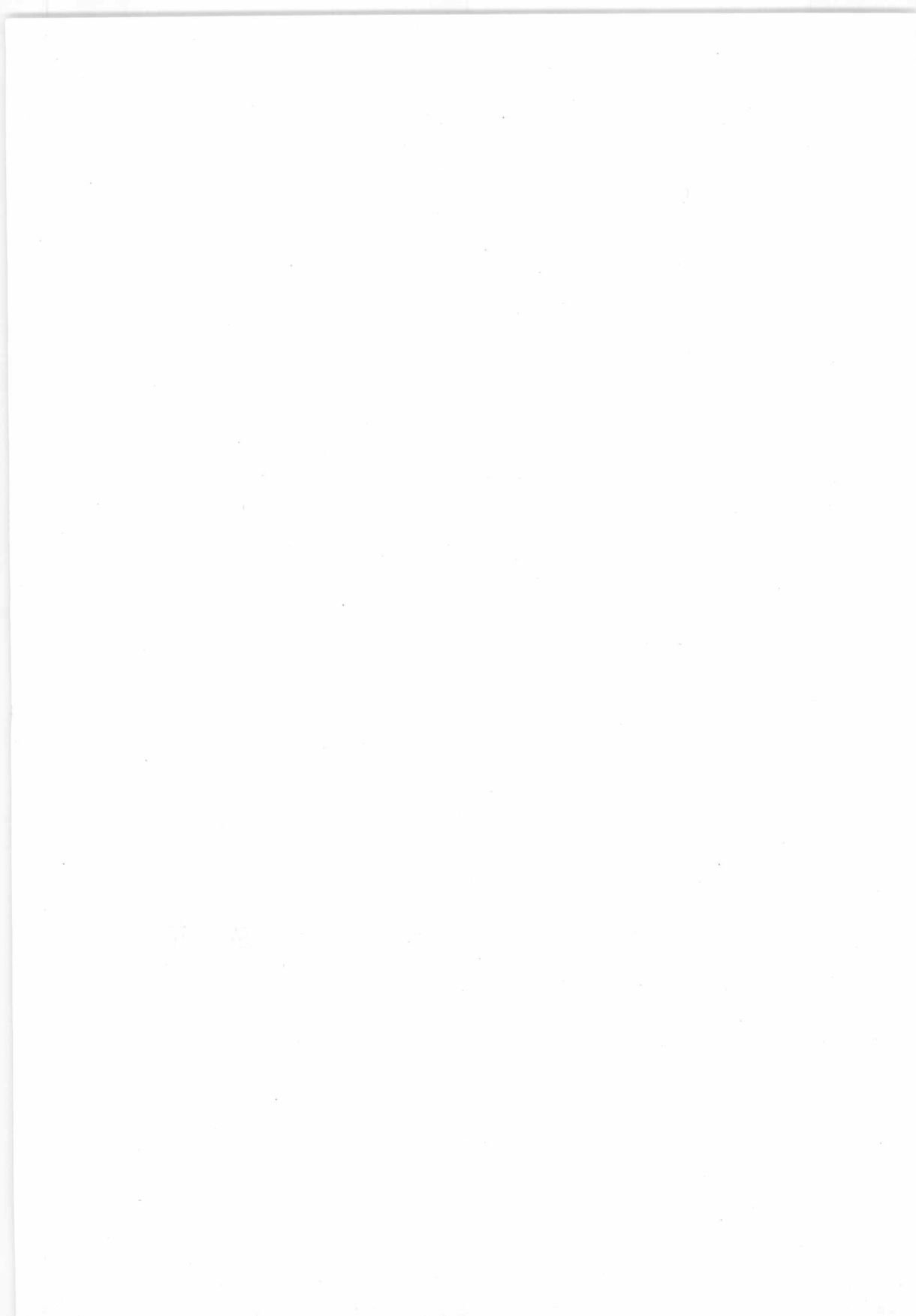
回乡路	133
回家途中	137
见到亲人	141
走亲戚与相亲	145
荷花湖	149
我的婚礼	154

新婚之夜	158
盖房子与喝咖啡	162

七 非洲

非洲六年	169
大轮出海	170
黑人世界	173
没有硝烟的战场	178
思乡岁月	183
重踏非洲	190

一 童 年



童年的记忆

童年如果是以1至12岁为记，正好是我父母双亡时期，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，这个时期的记忆，是无法从心灵中消失的。

我生于1947年，成长在湖北一个非常偏远的农村，家庭人口众多，排行老六，上面有夭折一兄，下面又夭折一弟。所以，我刚断奶，就又重新吸食母乳。那个时候不懂得是弟弟夭折，我才多吃了一段时间原本属于他的母乳。这是后来大一点，母亲告诉我的。虽然喝母乳较长，但后来的体质并不好，从小体弱病多，主要是肠胃病，俗称“气痛”——小时候经常食不果腹。

我有两个姐姐，三个哥哥，父亲在我6岁时卧床不起，是有病无医的情况下走的，按照现在的医学条件，都不算大病。而母亲是在两姐三兄各自成家立业以后，因病而故，当时叫做“血进病”，丢下了我。从此我的学业也就停了，13岁开始独立生活，打鱼摸虾，度过漫漫长夜。

儿时最多的梦还是打鱼摸虾，我的降生地就在水边——梁子湖。人们知道较多的是洪湖，而长江岸边的梁子湖，许多人并不知晓。梁子湖畔青山秀水，有良好的湿地和生态环境。在湖西南岸一个小村子，我度过了我的童年时代。

那个时候，我的家乡是没有任何现代交通的，直到60年代，才有了柴油机船，早先两天一次来回，经过梁子岛和九十里的长港水路，从早上六时开船，下午四时才能到达繁华的鄂城县，樊口就是到达的最后一个码头。儿时骑在牛背上远望湖面上白帆点点，那是渔民们的渔船——一家人捕捞和生活在这只小船上，船的尾部还养着几只鸭子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少量的运输船，把县城里的坛坛罐罐、油盐酱醋运到这里，供给附近的村民们采购。运输船上有丈余高的桅杆，是用白布做成的帆，遇上顺风把帆扯起，老板们在船的后端跷起二郎腿，看起来倒还自在。一旦有了风暴，他们可就倒霉了，翻船的事常有发生。那个年代没有天气预报，全靠人们早上起来看天色决定这一天是否出行，何时出行。

船所经过的宽阔湖面，清清的湖水一眼可以看到水底各种青绿色的水草。这水下成片的水草吸收了水里的各种养分，养育着梁子湖水中的150多种淡水鱼，也净化着这片水域。鱼类中最有名的就是武昌鱼，名满大江南北。“武昌鱼”得名于毛泽东的诗：“才饮长沙水，又食武昌鱼”。另有一种水草，当地叫鸭舌草，大片大片的；冬天北风刮起，能将这草拖出，浮出水上，随风飘浮，一层一层的，正好供远方来此的候鸟食用；数以万计的候鸟撒下的粪便，又是第二年春天这些杂草的最好肥料。（完美的自然生物链可惜现在都破坏了！）

我家的四周生长着各种水生植物，水中有菱角、莲藕、蒿秧、鸡老苞，还有水边生长着的数不清的水草，像荸荠草、水蜡烛、苍蒲，现在几乎都灭绝了。这些水草，对于生长在这片湿地上的鱼虾来说，既是藏身之地，又是繁殖后代的温床。湖水与湿地相连，山水相映，一年四季鸟语花香。

在我步入社会，出游在外的数十年里，每当听到“洪湖水啊浪打浪”的歌声，尤其“早上出门去撒网，晚上回来鱼满舱”的歌词时，就会想起我儿时的生活情景。如今在我梦中出现最多的还是儿时捉鱼的那种情景——魂牵梦萦我几十年的就是家乡的水，家乡的鱼，家乡的一切，以及我孩童时的憧憬。

1954年，那场特大的洪水，把我们赶到山顶，只能搭上一个草棚寄宿。洪水同时也把水下的各种鱼推到山林边。抬头望去，四周除了水就只能见到几棵被洪水包围了的特大特大的枫树，而树杈上挂着太多太多的鸟窝。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洪水期间，水占领了我们的生活区

域和家园。半年之后，田里、池塘里、水坑里，处处都是鱼虾。已经快6岁的我，每天光着屁股去捉鱼，经常看到比我大的鱼，也比我重。

大人在山上砍柴，一堆一堆地晒干，而一堆一堆的柴火堆下面，则是一堆一堆的乌龟。如果将那时的乌龟捉去如今的市场上卖，估计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万元户。但是那个时候不仅没有人卖，许多人也不吃龟。父亲有时拿棒槌从侧面打破龟壳，用顶罐（也是铁锅）把水烧开，再把火钳架在顶罐上，让龟慢慢爬过去，由于蒸气的作用，龟就会自动掉进顶罐，经几分钟煮熟以后，捞起来加工一下，好香好香！

那时我捉龟只是为了玩，有时候放在地窖里（地窖是用于存放红薯种的），放上几十甚至几百只乌龟，没有几天就又都跑了。爬树掏鸟窝、放牛、养狗、放鸭子，都是我那时的“正经事”。如今我最爱看的电视还是“动物世界”。同动物打交道最多的人，最懂得生活，最有能力在同大自然的搏斗中找到自我、生存和发展下去。人类、动物、大自然三者的和谐才有当今的世界。

在父母的双翼保护下，兄长们是不敢打我的。我唯一的一次挨揍也是在发洪水期间。

洪水来临之前，天天听到的是远处大人用硬纸做成喇叭发出的呼喊声：各家各户注意，今天水位已经到了什么地方，大家要……

我和一群小兔崽子三四个，没有一个穿着衣服的，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，眼看洪水暴涨：由大门口下、房子脚下，一直上升、上升，土巴瓦房摇摇欲坠；刚升到两三米，也就是房子的一半时，一声巨响，接着就是一柱带黄色的浓烟腾空而起高达十几米。我们高兴得直蹦，拍巴掌，闹个不停。大人走到跟前，几个巴掌把屁股拍红，还没有等我来得及反应到痛不痛的时候，祖辈用双手垒起来的土屋，养育了几代人的老屋突然不见了——一间一间的房子都被洪水吞没。

这次挨揍以后，才让我意识到：没有家了。再也回不到我从前降

生的那个家了，除了我眼前的一片汪洋大海般的情景以外，就是满面泪水的大人——众多的大人，抱成一团哭嚎……半年多的时间，出行困难，亲友们很少有往来，母亲挂念着出门远嫁的两个女儿，时常落泪。

一场浩劫以后，我们回到原来的村落，剩下的是一堆泥土和瓦片。在各自的屋基上，人们开始重建家园。我们帮助大人收拾好被淹过的一切。

洪水走了，父亲也走了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连他的容颜现在都无法记忆，直到如今，我仅知道他安葬的地方。

捉鱼捞虾

转眼我7岁有余，老师从附近的村子来到我家，问我想不想读书。我含蓄地答复：想。因为别人家的孩子早早背上了书包。他又拍拍我的光屁股：“你要穿条裤衩，才能上学。”随后，母亲颇费了一番心思，亲手给我缝了一条很大的裤衩，准备我长大后还能继续穿。我第一次穿上新裤衩，母亲正在地里捡棉花，朝我看了又看，平日满脸皱纹的脸马上有了笑容，因为我去上学，使她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

我背的是兄长们用纸做成的纸书包，但成绩却名列前茅，老师经常把我的作文贴在黑板上当作范文。

学校离我家需要走40分钟，无论刮风下雨，我没有耽搁过一次上课。中午就只是带着一个红薯，有空还要去打猪草，晚上就背一筐猪草回。母亲一个字不识，但母亲最喜欢我回来后把每天学到的东西讲给她听。当我学到地理课时，回来就考母亲，是门口的水塘大还是梁子湖大，母亲肯定地回答湖要大。我马上接着说，还有呢，还有海，海比湖大。还有洋，洋比海更要大（那个时候没有料想我日后会有机会航经太平洋和印度洋）。听到这里，母亲笑了，笑得是那样的甜。这也许是我对母爱的最大回报。

在我迷迷糊糊入睡的时候，仿佛经常有听到母亲对我的兄姐说，你弟弟是我们家的得力助手，放牛、养猪、种菜、赶鸭，一切他都能做。这就像母亲在梦里对我叮嘱，要我成为一个懂事的好孩子。是啊，天还没有亮，还没有睡醒，我就趴在牛背上来到湖边，一条又肥又大的黄狗，尾随我们同行，来到水与雾分不开的湖边草地，让牛饱吃一顿。

这条狗是我夜间出行的忠实保镖。那个时候的动物多，不胜枚

举。每天夜间我都要穿过羊肠小道，与茂密的茅草擦肩而过，牛的粗气声会惊动无数小动物，尤其是那些野猪獾子——到处都是它们挖的洞，晚上是它们活动的主要时间，四处偷袭农作物。一个动物受惊奔跑，可以带动更多别的动物蹿动，不时发出各种叫声，有时一些鸟儿也跟着帮腔，让人胆战心惊。但我深信，有牛和狗在，我什么也不怕。

从小就听大人们讲到，这里有“吊死鬼”，那里有“水鬼”，但我从没有见过，反而还经常反驳他们的歪理邪说，用以破除千百年遗留下来的迷信。然而，没有牛和狗在身边，那我也是不敢夜里出门的。

夜深人静，只要我一开门，狗就能听到开门的木枷声，很快就来报到了。虽然不能开口说话，但从尾巴拼命的摇摆中，我可以看出它是自愿地前来效忠我这个小主人的。这个忠实的保镖在月亮地里，经常为我抓到从湖里爬上来找沙地产卵的甲鱼。每当夏天狂风大作，大雨来临之前，各种动物都有归洞的反应，也是它在前面将三五米长的蟒蛇赶走。

每天我上学，它都要送上一程，稍不注意就送得很远，待我发了脾气，它才掉头。一旦我放学归来，离家门口还有几百米，吹上一个它听惯了的口哨，它会拼命地飞奔过来，在半路上跳起来舔我的脸。

确实是老话讲得好：狗义人不知。后来听家里人说，在我趁着深夜的月光出行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后的数日里，这条狗依然在我进进出出的池塘埂上躺着，等着我的归来。待我7年以后第一次回家探亲时，首先问起这条狗时，谁也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这条狗去了何方，对我来说是个谜团。

从小我喜欢同母亲一道去田间地头摘棉花、种菜和劳作，是母亲很得力的小助手。只要母亲一高兴，就会教我一首首听不厌烦的歌，我想这是母亲第一次教给我的儿歌吧：月亮走，我也走，我跟月亮背花篓……

来成为我终身的效仿。而她所教给我的第一首儿歌，恰好让我在月亮下面干活时不打瞌睡。

我念书同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，每天我都要带上一个用竹子做成的篮子——除了在路上有时带猪草外，赶上春天发洪水，这篮子就是抓鱼的最好工具。南方的春雷和暴雨是北方的儿童无法见识到的，一阵暴雨的到来，如同猛兽，遍地奔流，水流中央，人是站不住的，弄得不好，随时都有被洪水卷走的可能。我去学校必须路过朱海港（村边的一个小湖汊），春雨一到来，这条港就是主要的洪水通道。一个小小的木桥，经常被水冲走，而港的两边，都是一片一片的梯田，农民种满了油菜和肥田用的草籽。各种野草散发出阵阵清香，不同的草开着不同颜色的小花，充满着春天的气息。

农民趁着田间盛满了水，开始一年的劳作，种上新一年的希望，他们开始犁田、播种、插秧。这个时期也正是各种鱼儿繁殖的季节，为了发展它们的后一代，一般都是一条雄鱼在前面探路，一群雌鱼尾随，由较远的梁子湖中日夜兼程，逆水而上，它们遇急流能跳，一跳就是两三尺高，遇浅滩侧背而游，遇草丛就钻。这一片广阔的农田，到处都是他们活动的场所。他们顺着这条小溪，分流到各个田间，处处都可以看到鱼在打浑（交配）的情景。

为了不让进入田间的鱼再跑了，我就找一块鱼活动最多的田，将其上方水源堵住，在田的下方缺口处，把手中的篮子当成拦网——水可以从网格间流走，但鱼是没有办法通过的。待我几个小时放学后，田里面的水也就干了，鱼在什么地方活动，看得一清二楚，随手都可以去摸，最多的都是鲇鱼和鲫鱼。这鱼是没有任何污染的——那时候的农民种田，并不知道用农药。我捉鱼除了用手摸的本领外，还可以手持一根指头粗的棍子，只要见到有鱼在动，一棍子下去马上见效果。

放学回来，就是一大篮子，大人们经常问起这孩子哪里搞到这么多鱼，让他们不得其解。三年的自然灾害，用这篮子带鱼回，的确帮